

【文化论坛】

共享书店 到底是创新还是作秀

□许民彤

共享经济成为当下大家关注的焦点,共享单车、共享雨伞、共享充电宝、共享篮球、共享睡眠舱相继出现,如今,连图书也可以共享了。7月16日,安徽合肥三孝口书店宣布成为全球首家共享书店,当天迎来了2万人次的客流量,刷新了该店客流量的最高纪录,当天即有4000本左右图书被借阅,如果按人均2本的借阅量来算,大概有2000人参与了借阅活动……

此事引发关注,也引来了诸多质疑。比如“图书也来借共享炒一把,共享快成伪命题”,“打着共享的旗号捞钱还是推广阅读”。有人认

为,所谓共享图书,岂不是跟图书馆的性质差不多?还有人说,这不就是过去家门口的租书店吗?共享书店到底是创新还是作秀?关于一种新生事物的质疑与担忧当然是在所难免的,而其背后,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还是实体书店的发展前景和趋势。

为什么要实行“共享书店”模式经营?书店的说法很简单:据书店调查,有些读者在买书后并没有读完整本书,有些读者在读完书后,书籍就被闲置在一边,“这其实是一种资源的浪费”。开设共享书店就是要减少阅读成本,降低阅读门槛,提高阅读

频次,避免图书文化资源的浪费。

共享书店的玩法很简单,和共享单车差不多,只需下载“智慧书房”APP,注册并缴纳99元押金后,扫一扫书后面的条形码就可以直接把书带回家,每次可以借2本总定价不高于150元的图书,时限是10天,只要按期归还,借阅次数不限,押金可退。书店还推出“阅读奖学金”制度,用户每阅读一本书并按期归还就会有1元“阅读奖学金”直接打入其“智慧书房”账户,三个月读12本书便可得到返还押金的8%作为奖励。读者还可对自己拥有的书籍在“智慧书房”的虚拟空间内进行管理,通过写书评、晒书拍等方式进行评论和交流,建立读书社群,甚至线下组织读书会……

在媒体上,我们经常看到文化界、读书界关注书店生存状况的报道。在当下资讯发达、信息爆炸的时代,书店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,有的步履维艰,经营困难;有的出现危机,前

途未卜;有的无法生存,面临倒闭;有的改头换面,转型发展……面对现实条件的复杂以及生存的艰难,作为大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,作为图书文化经营手段之一的传统书店或者实体书店,为了适应环境,为了发展,必须进行文化的“突围”,必须寻找新的生存途径,不能再拘泥于原有的、陈旧的、僵化的、固定的模式。书店现在已经不再只是“卖书”的地方,而是文化交流的平台,是一个文化体验实体,为读者提供立体的、多层次的服务正在成为文化潮流、时尚潮流。

其实,对真正热爱阅读的人而言,书店具体的经营模式并不重要,关键还是店内所提供的书的质量到底如何,是否能满足特定群体的阅读口味,能否引领一种有质量的阅读观念。在这个意义上,共享书店也好,传统书店也罢,只要能够给人带来良好的阅读和消费体验,都值得肯定。如果共享书店能够刺激更多人参与借阅图书,培养市民的阅读习惯,降

低市民的购书负担,为提升市民阅读能力作出贡献,其社会价值就超过了经济效益,亦是有益的探索尝试。同时,看完即还,无需为囤书而烦恼,确实也满足了时下不少人的“断舍离”态度。

事实上,书店作为一种市场化机构,它与公共图书馆最大的不同,即是经营的好坏,评判权最终还是在市场和消费者手上。明晰这一点,其实不必太在意书店的形式,市场自然会给出最客观的答案。

“共享书店”到底能创造多大的经济效益还有待市场检验,但其社会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却是立竿见影的。把满足共享需求的配套服务都做好了,最大限度地激发起人们的阅读热情,不仅有可能拯救一个行业,也可以更好地推动全民阅读。借助共享经济力量,搭建图书共享平台,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释放巨大的社会效益,是摆在“共享书店”面前的巨大挑战,但同时也是“共享书店”所能预想到的最大机遇。

【观影笔记】

人生变老 是从不在乎开始的

□韩松落

电影《闪光少女》的豆瓣页面上有一条提问:电影中描写的民乐与西洋乐之间如此尖锐的矛盾,现实中存在吗?

应该是存在的。世上的鄙视链,从来就没断过。飘浮在宇宙间,要印证自己的存在,找到自己的刻度,最好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对别人赋予一个态度。

电影里的那些细节,的确似曾相识:学校的民乐队即将解散,民乐队的同学已经开始复习功课,准备考普通大学;西洋乐系的同学演出,叫民乐的同学去翻谱子;一起乘车去演出,提琴少女用琴占了一个座位,民乐少

女陈惊占座未遂,问:“我贵它(提琴)贵?”“它贵。”陈惊跟弹钢琴的帅哥学长套近乎,表明自己是学扬琴的师妹,学长真诚而惊愕地问:“扬琴也算是乐器?”

但是,让《闪光少女》里的民乐和西洋乐的矛盾如此尖锐的,不只是它们在现实中的差距,而是年轻。年轻的标志,就是在乎。在乎一场演出的胜负,在乎掌声,在乎别人的评价,在乎自己在舞台上好看不好看,在乎自己在帅哥学长心目中的地位,在乎自己喜欢的乐器有没有得到别人的肯定,在乎夏天有没有看到萤火虫。在乎的对象,其实都很小,很不起眼,



但在年轻人那里,那就是天。每一次在乎未遂,都天崩地裂。

我年轻的时候,也这样在乎过,我也见过年轻人是怎样在乎过。有次在剧场外,看到一群女孩子穿着演出服走出来,互相扶着抱着,哭声震天,有的人甚至哭到站不起来。看那情形,应该是世界末日来了。问原因,却原来,只是她们的街舞没有入围决赛。

所以,如果逝去的青春化成一个人,站在我面前问我:“我还有一句话要问你,你

在乎过吗?”“在乎过。”在乎过演出失利,在乎过比赛输赢,在乎过友情,在乎过爱情,在乎过对方的品格,在乎过人生的细小得失,因为在乎,也生机勃勃地付出过巨大的热情,投入过希望,希望在乎的一切如自己所想。年轻的时候,在乎是一件所向无敌的武器。

后来不在乎了。世面见得多了,风浪经历得多了,身边来来去去的人实在太多了,感情没那么细腻了。没心没肺,皮糙肉厚,随波逐流,随时满血复活,随时翻身又再做

人,独立得像亦舒小说中的香港女子,坚强得像监狱挖洞的肖申克。然而我很怀念满是在乎的少年。在乎第一件玩具带来的安慰,在乎第一口蛋糕的滋味,在乎朋友的一个眼神,被人说两句,就挂相了,脸可以慢慢红起来,红到耳根。那种耳朵发烧的感觉,真是很让人怀念。

《闪光少女》里,最让人热血澎湃的,就是“在乎”。陈惊从不知道自己在乎不在乎,到假装不在乎,到假装在乎,和502的小霸王、贝贝、塔塔在一起之后,变成真的在乎,她的青春于是完整了。都没在乎过什么,都没为自己的在乎全情投入过,怎么敢说自己年轻过呢?

我领悟到了这个电影的意思,体会到了“在乎”,为那细小而不起眼的一切而起的“在乎”,我也体会到了青春,重新看清楚了年轻的要素,似乎走出电影院,可以重新从某个在乎的瞬间出发,心小小地激荡了一下。

我也想起来,夏天过去了,我还没有看过萤火虫。

让这首歌变得不那么千篇一律的庸常。

这首歌,延续的是老狼的校园民谣一脉,有意思也有意义的在于,它不再仅仅囿于校园回忆的云淡风轻和时过境迁的惆怅忧郁,而有了事过经年对现实的无奈,还有难得的对自己的批判。这便让这首歌成为朴树自己也成为校园民谣那一脉的延长线,成为一代人的青春祭。

《清白之年》让我想起作家张承志写的一篇散文《清白的精神》。相同之处,在于他们对于清白的刻意的恪守以及向往和追求。不同之处,在于他们一个更偏重于过去,一个更偏重于现在;一个表现的是自身的经历,一个表现的是自身的精神。

听完这首歌之后,我在想,王珞丹和朴树唱完之后,还会一身衬衣如雪,“等待着那将要盛装出场的未来”吗?或者说,还会相信那曾经期待并等待的未来能够盛装出场吗?

我们自己呢?

【第三只眼】

谁还在等待 那将要盛装出场的未来

□肖复兴

很少听流行歌曲了。也不是一点儿没听,听到的,有的词不错,曲不行;有的曲不错,词太水。难得有词曲咬合、水乳交融、让人心灵为之动的。偶然间,听到北京电视台跨界歌王节目里王珞丹和朴树合唱的一曲《清白之年》,如莲出清水,月开朗天,吹来酷夏里难得的一缕凉爽清风。两位演唱者站在台上,一个握着话筒垂肩倾首,一个抱着吉他不动声色。一曲唱完,没有多余的动作,像一幅没有一处败笔的工笔画。不像眼下一些歌手选秀大赛,比赛者恨天怨地的大幅

度夸张动作,似乎流行歌曲就必须龙腾虎跃、搔首弄姿。他们的穿着也很朴素,一个白衬衫、蓝裙子,一个白T恤、蓝裤子,和《清白之年》很搭。曾经在电视里看到歌手那英和陈奕迅一起演唱一首歌,两人穿的衣服肥肥大大,尤其是袖子宽大得如同各自挥舞着牛魔王的芭蕉扇,让人感觉很不协调,演唱会毕竟不是时装台。除了服装,如今歌手选秀往往大飙高音甚至海豚音,唱歌就像卖东西,似乎谁吆喝的嗓门儿高谁的好。我们似乎已经不会静静地、好好地唱歌。

其实,鲍勃·迪伦也常常只是抱着一把吉他静静地唱歌。

《清白之年》让我心里感动的,是它没有追逐那些轻薄的时髦。它的曲风和歌词,都清澈如一潭绿水,却静水流深,映彻云光天色。歌里唱道:“我情窦还不开,你的衬衣如雪。盼望着白杨树叶落下,眼睛不眨;心里像有一些话,我们先不讲,等待着那将要盛装出场的未来。”写得不错,唱得更好。尤其是“盛装出场的未来”那一句,透露出朴树的才华。谁在年轻的时候,心里没有一个“盛装出场的未来”呢?那是一种美好的向往,或者是一个憧憬和梦想。这个“盛装出场的未来”,只有青春时节衬衣如雪,只有白杨树叶纷纷落下,才和它遥相呼应,背景吻合,人物吻合,将写意的心情和线性的时间叠印交织。

当然,如果这首歌唱的只是这些,尽管有一个“盛装出场的未来”句子,也只是一道漂亮的彩虹,会瞬间消逝。幸亏它还有下面的歌唱:“数

不清的流年,似是而非的脸,把你的故事对我讲,就让我笑出泪光。”老眼厌看南北路,流年暗换往来人那些似是而非的脸之后,还愿意倾听“你的故事”,一丝未散的温情之中,多了沧桑之中几许无言的期待,尽管那期待是属于过去时的。

接下来,他们唱道:“是不是生活太艰难,还是活色生香,我们都遍体鳞伤,也慢慢坏了心肠。”在我们司空见惯的怀旧风里,蓦然高峰坠石,即使没有砸到我们,也会让我们惊吓一阵。这句词是崔健以前在《新鲜摇滚》里唱的“你的激情已经过去,你已经不是那么单纯”的变奏,比崔健唱得更加锐利——不再单纯和坏了心肠,一步跨过了一道多么宽阔的河。这唱的是他们,也是我们。这是这首歌的核儿,一枚能够扎进我们心里的刺,看谁敢正视,看谁又敢拔出。

《清白之年》,在这里才显示出题目之中“清白”二字的尖锐意义。有了这句歌词,